



活成先生的样子

□余泳海

又是清明雨落时，在案头翻出旧书，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纸——那是陈作勋老师病中写的《人生得意之笔七件事》。墨迹已淡，字迹却如刻刀凿在心上。十多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从未模糊，反而随着岁月沉淀愈发清晰。

60年前，江津沙坝五七中学，陈老师常蹲在田埂上给我们讲几何题：“你们看这田地，是不是梯形？算面积就能知道该施多少肥，种多少苗，产多少粮。”他的蓝布衫沾着泥点，眼镜片蒙着雾气，可讲起数理化学来，眼睛睁得特别明亮。

1973年初中毕业，全年级只有8个名额能上江津三中。我成绩第一，本以为板上钉钉，可几个平日嫉妒我作文被当范文的男生串通起来，全班投票时我落选了。散会后我躲在操场上哭了，觉得前途渺茫。陈老师找

到我，他没劝我“想开点”，却递给我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双目失明都能写作，你才15岁，怕什么？”他带我去见村支书，教我写思想汇报，陪我给生产队社员读报，劳动时要我不偷懒。我当上团支部书记那天，他偷偷塞给我一本《唐诗三百首》：“当干部更要肚子里有墨水。”后来我当上大队副主任、公社副书记，每一步都踩着他指的路上。他说：“人可以被打倒，但不能被打败。”这句话我记了40年。

最让我震撼的，是他对教育的痴念。1980年他调去李市中学，3年就把这所普通中学变成全县升学率第一的学校；后来建白沙工商校，他带着师生搬砖运瓦，硬是把“白沙工商校”办成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

2009年他病危，我去看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的他拿出自己写的《人生得意之笔七件事》，说要留给学生们。最后一页没写完，他握着我的手：“小余，别学我，要活得轻松点。”可我知道，他这辈子哪轻松过？他最骄傲的，是当年机电班的学生里出了好几个村支书、镇乡长，硬把沙坝的荒坡变成了花果山。

去年回沙坝，路过老五七中学旧址。当年的农场早变成了产业园，水电站还在发电，只是再也听不到陈老师喊“集合啦”的声音。风穿过空荡荡的教室，恍惚又看见他站在讲台上，蓝布衫洗得发白，眼镜片闪着亮光，粉笔灰落在肩头，像洒了一层雪花……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决咨委专家)



父亲为我筹学费

□唐安永

每年开学季，我都会想起父亲深夜走村串户为我筹学费的旧事。

六年级最后一学期，也是我家最困难的时候。爷爷奶奶罹患重病，卧床不起，原本多病的母亲只能长时间守候在他们的床前，家里的吃穿用度仅靠父亲一人苦苦支撑。开学的前一晚，我帮母亲收拾好碗筷，来到柴火堆旁，父亲坐在一张残腿的旧板凳上抽着旱烟。我呆呆地站在父亲身后，双手紧紧攥着衣角，嗫嚅半天，才压低声音对父亲说：“爸，我明天……要上学了。”

父亲没有回头，也没有吭声，猛然吮吸几口旱烟，取下烟袋锅，重重地在板凳腿上磕掉烟灰。随后，他又重新装上烟丝，点燃，又是一阵猛吸。此时的柴火房里静得出奇。过了许久，父亲烟袋锅里的火星渐渐暗了下去，他取下烟袋锅，嘴里随即蹦出三个字：“不读了！”我惊愕地望着父亲，只见他垂着眼帘，眉头紧锁，下颌线绷得紧紧的，我深知父亲的话是认真的。此刻，我心里的委屈犹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我不敢反驳父亲，扭头冲进卧室，把自己狠狠摔在硬板木床上，不争气的泪水像断线的珠子顺着脸颊滑进枕头，潮湿了一大片枕套，也不知何时，才缓缓进入梦乡。

翌日，天刚放亮，母亲在厨房一阵剧烈的咳嗽把我惊醒。我翻身起床，穿上布满补丁的衣服，刚走到厨房，便和父亲撞了个满怀。只见他眼里满是血丝，下巴上冒出了青茬，裤脚上还沾着些许露水和稀泥。父亲没等我开口，粗糙的大手伸到我的面前，皴裂的掌心捏着一叠皱巴巴的角票，沉声对我说：“去读书！”

我双手捧着带有父亲体温的角票，犹如捧起一件稀世之宝，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不停地簌簌下落，顺着脸颊滴落在掌心中的那一叠角票上。我一刻也不敢耽搁，顾不上吃早饭，紧紧捏着那一叠角票，飞快地向学校跑去。

几周后，母亲告诉我：那天你哭着睡去后，你父亲举着火把连夜出门，从村东头跑到村西头，东家三毛，西家五毛，直到后半夜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他欣喜地高举着那五元八角钱，像孩子似的在屋里打转，兴奋地对我说：“娃儿明天能去读书了。”

父亲为我筹学费的往事已过去数十年。每当开学季看到孩子们交学费的情景，我总会想起那个雨霏霏的深夜。直到今天，我才真正弄懂，那五元八角钱，不只是一沓普通的纸币，而是我一生的底气与光亮。

(作者系重庆市奉节县作协会员)

门前那棵老树

□赖永亮

大叔走的时候，我们几个侄女都没能陪在身边。灵堂里的香烛时明时灭，仿佛我看到的人影与老家门前的黄葛树的影子重合在一起。小时候我们常常围着那棵树玩，大叔就站在树荫下笑着看着我们玩耍。

16岁那年，稚气未脱的大叔站在了讲台上，比班里学生大不了几岁。每个月工资留一部分自己用，剩下的带回家给弟弟交学费，给妹妹买课本，他从来没有说一个“难”字。他就像一棵黄葛树，刚种下时很细小，但是扛过了一次次暴风雨，雨点打在叶子上哗哗作响，枝条却在风雨中日益粗壮。

小时候家境困难，每次大叔回家都会塞给母亲一些钱让她贴补家里开支。他自己却非常节俭，一件蓝布衫洗得发白了，领口已经磨出毛边来，仍然穿在身上。有一次吃饭，我看见大叔的碗里只有咸菜，问他为啥不吃好点，他笑着说：“咸菜爽口，下饭不错！”

但对于我们几个侄女、外甥女，他却从不吝啬。暑假的时候，他总会接我们几姐妹去城里他家住上一阵子。吃过晚饭，大叔坐在桌前看我们做作业。红笔划完最后一题，他才慢慢讲起故事，讲做人要上进，要清白。夏日的晚风吹过，带着丝丝缕缕的凉意，他的声音在夜色中缓缓流淌，如同家门口的濑溪河水一般不急不缓。微风习习，院中的树影摇晃起来，就像老家黄葛树沙沙作响。

他还给我们每个孩子买了一本凹槽字帖：“字是人的脸面，一撇一捺都要写得端正。”倘若谁的期末考试成绩好，奖励从不缺席——铅笔、本子，或是几本小人书……虽然奖品不贵重，但我们每个都当宝贝一样看待。

在荣昌师范上学期间，我的肾病经常发作，全身浮肿。大叔常带我去医院看病。挂

号、排队、取药的时候，大叔总是走在最前面，步伐稳健有力，背影宽厚如山。看完病回家后，大娘已经熬好了粥，炖了一锅汤，看着我一口一口地吃。我不记得吃过多少药，也不记得喝过多少汤。大叔从不提及钱的事，每次都叮嘱我：“不舒服就告诉大叔，不要觉得麻烦。”

大叔走后，我回了趟老家。门前的黄葛树依旧枝繁叶茂，但是树下再没有那个陪我们玩耍的人了。抚摸着粗糙的树皮，感觉到树皮温热，仿佛他拍打我的肩膀时那样。

前几天有个学生问我：“老师，清明节为什么总是下雨呢？”我思索了一下说：“大概是老天爷也想念一些人。”

清明节又要到了。大叔没有走远。就像老家门前那棵黄葛树一样，他在我们的心中扎下了根。在端正的汉字里，在一横一竖的规矩中，在每一个想起他的时候，都会沙沙作响，生生不息。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父亲的爱，灯火读不懂(外一首)

□谭文豪

颐和路的晴雨星月，
听腻了父亲和我的各种回忆。
这些喋喋不休中，
有他的骄傲、我的忧烦，
也有我的眷恋、他的挂牵，
但愿皆惟渝东和江南相道安。

那些连灯火也读不懂的愧疚，
他藏进皱纹的裂缝里，
我吟成滚烫的乡愁，
都不说破。
他年时光应会悟得，
父亲的倔强、我的彷徨。

我也是藏满故事的父亲，
诗里记着你成长路上的忧烦和彷徨。
不同的倔强，
且留给时光去掂量。
我先把一路上的记忆积攒，
待你的眷恋浓时也喋喋不休。

听海的声音

枕着海边的浅浪花，
我又欣然执笔起意。
未能如愿森林里数星星，
却也和着远方奔来的节奏，
盘点青春年华的那些错过。

我知道这就是生活，
滩涂的绝美也可在潮澜中淹没。
朝曦初上、麋鹿奔腾、芦荡漾光，
都是生命力的喷薄，
催得万物血脉喷张。

我借听海的夜深一帧，
向未来许下最美好的祝愿。
候鸟的归期何计，
莫匆匆在诗里江南寻觅解语，
请待鬓边雪映再量乡愁的斤两。

海也温柔知我情系，
满藏贝壳的旋律润养时光。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152: 数字里的母亲

□高俊

你走的那天，是十月。
今天，是三月。
一百五十二个日夜，父亲教着，
像数一串念珠。

152，是杰弟的车牌。
152，是你在殡仪馆的门牌。
152，是你离开我们的天数。
父亲说，这是天意。
他说这话时，眼里有光，
像一个孩子发现了
母亲藏在枕下的糖。

那个清明节，我们回湖南扫墓。
杰弟开车，
常宁路段，车子撞上电杆，
又撞上一棵大树。
车头碎了。
我们，都好好的。

父亲说，如果没那棵树，
再往前十米，是人家房屋。
再往前二十米，是河。
他说，是你，
在天上推了一把。

父亲说你是个好人。
这两个字太轻了。
它装不下你熬过的每一锅粥，
装不下你缝过的每一颗扣子，
装不下你站在门口等我们的
那些黄昏。

母亲，
你走后的每一天，
都是第152天。
每一天，那棵树还在，
每一天，那辆车还没开过去，
每一天，你都站在那个路口，
推了我们一把。

母亲，
你在另一个地方，
也别忘了吃饭。
也别忘了早点休息。
这辈子你太累了，
下辈子，换个活法——
让我们来照顾你。

(作者单位：深圳市实验学校)

